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qidian.com

圆不破
著

富貴逼人



FUGUIBIREN I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首富的摊贩不是好「奸商」
想成为十六世纪的比尔·盖茨，要抛却所有「良民思想」，
以奸欺诈，以富逼人，贪官一律踢死，奸商全部PK！



YZLI089012021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圆不破 著

富贵逼人



FUGUIBIREN-I



YZLI089012021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富贵逼人.1/圆不破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80742-619-6

I. 富… II. 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3050号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南昌市阳明路310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编:330008

电话: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http://www.bhzwjy.com>

邮箱:bhz@bhzwjy.com

书名:富贵逼人(I)

作者:圆不破

出版人:姜钦云

策划:常青 高海潮

责任编辑:吴山芳

特约编辑:晓秋

装帧设计:赵娜 艾菁设计工作室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17

字数:340千字

版次: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23.80元

书号:ISBN 978-7-80742-619-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87331056



目录

第一章	万历十五年	1
第二章	家	4
第三章	路遇不平	7
第四章	出口相助	10
第五章	周崇文	13
第六章	你是谁	16
第七章	君子坦荡荡	18
第八章	君子的高大形象	20
第九章	赚钱，还不容易	22
第十章	淘金，也不容易	24
第十一章	成功之母是失败	26
第十二章	一个大坑	29
第十三章	天降横财	31
第十四章	老妈苏氏	34
第十五章	当豪爽遇到仗义	36
第十六章	淘金路漫漫	38
第十七章	全村总动员	41
第十八章	只欠东风	43
第十九章	钱该怎么赚？	46
第二十章	第一笔学费	48
第二十一章	出人意料	51
第二十二章	不带这么玩人的	54
第二十三章	油和米	56
第二十四章	迎面吹来一串风	59
第二十五章	这就是运气	62
第二十六章	风又来了	65
第二十七章	十屉包子引发的血案（一）	67
第二十八章	十屉包子引发的血案（二）	70
第二十九章	钱柜	74
第三十章	筹备	77
第三十一章	建设（一）	79
第三十二章	建设（二）	82
第三十三章	建设（三）	85
第三十四章	建设（四）	88
第三十五章	砸猪头	91
第三十六章	试表	94
第三十七章	强盗的粉丝	97
第三十八章	你来自哪里？	100
第三十九章	开业	102
第四十章	秦怀（一）	105
第四十一章	秦怀（二）	107
第四十二章	又见包子	110
第四十三章	谁最狡猾	113
第四十四章	谁打劫	116
第四十五章	我有点冤	119

第四十六章	大牌狱友 · 122
第四十七章	商机 · 124
第四十八章	逝去的青天 · 126
第四十九章	重见天日 · 129
第五十章	南京南京 · 131
第五十一章	古代美容专家 · 134
第五十二章	又见商机 · 137
第五十三章	名侦探苏络 · 140
第五十四章	豪宅，我来了 · 144
第五十五章	古代诈骗犯 · 147
第五十六章	蒸馏，谁发明的 · 152
第五十七章	苏氏资生堂 · 155
第五十八章	混入名媛社会（一） · 158
第五十九章	混入名媛社会（二） · 161
第六十章	混入名媛社会（三） · 164
第六十一章	混入名媛社会（四） · 168

第六十二章	慈善义卖会（一） · 173
第六十三章	慈善义卖会（二） · 177
第六十四章	失之东隅 · 181
第六十五章	收之桑榆 · 185
第六十六章	新的身份 · 189
第六十七章	愿望 · 192
第六十八章	利用 · 196
第六十九章	盛大开业（一） · 199
第七十章	盛大开业（二） · 201
第七十一章	秦怀回来了 · 204
第七十二章	该做的事 · 208
第七十三章	选择，周崇文 · 211
第七十四章	秦府做客 · 215
第七十五章	别扭的小孩 · 218
第七十六章	又闯祸了？ · 222
第七十七章	难道都是误会？ · 225

第七十八章	相亲邀请帖 · 228
第七十九章	拍卖 · 232
第八十章	相亲会 · 235
第八十一章	奇怪父子关系 · 238
第八十二章	临街斗富 · 241
第八十三章	钱该怎么烧 · 244
第八十四章	贵族都是四 · 249
第八十五章	在他怀中…… · 254
第八十六章	自认倒霉 · 256
第八十七章	正常人的想法 · 260
第八十八章	正常人的选择 · 263

第一章 万历十五年

睁眼，闭眼；睁眼，闭眼……重复的动作让眼皮直发酸，苏络的梦还没醒，是噩梦。

谁能想象闭眼前还是家里雪白的天花板和价值不菲的水晶吊灯，睁眼后就变成了黑漆漆的天棚和一根又粗又长的巨大房梁。

房梁，这东西在苏络居住的城市里几乎快要绝迹了。

苏络心里不停地念叨着，这只是疲劳过度后产生的幻觉。她盯着那根房梁，继续闭眼，睁眼；闭眼，睁眼……

最后，唤醒苏络的是这人生中最等不得的大事，她抱着肚子冲下床，就着射入屋内的月光找到房门的位置，刚想冲出去，脚下一绊，好像踢倒了什么，一些液体洒到她光着的脚面上。

房门打开，明月当空正好。脚边原地打转的木桶和嗅到的气味让苏络明白自己踢到了什么，她干呕了一下，顺手抓过窗边桌上的一堆布料，擦了擦脚上的液体。随后，她又瞄到门外的角落里有一口井，连忙跳出门去，就着井边水桶里的半桶水洗脚。洗到一半，又想起待办的人生大事，连忙巡视了一周。确定自己找不到卫生间这类地方，苏络抓狂地低吼，然后冲到一个背阴的角落里，就地解决。

解决完毕，苏络提着裤子出来，正纠结身上怎么缠也缠不好的腰带时，院子里另一间房的房门打开，一个瘦小的身影探出来，揉着眼睛叫道：“姐，你干啥咧？”

是个男孩，声音听着很稚嫩，说的大概是河南或是河北一带的方言，勉强还能听得懂。

“我……”苏络连说了两个“我”字，居然发不出声音，连忙用力咳了咳，还好，只是紧张过度，“那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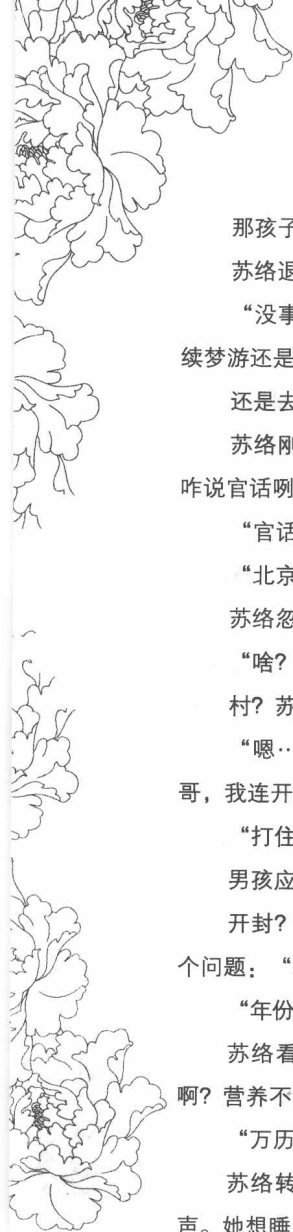
“姐，你咋了？”那个小小的身影推门出来，走到离苏络四五步远的地方停下，看着刚才苏络顺手擦脚又顺手扔在地上的布料发呆。

苏络也傻了。这孩子个头刚够着她的下巴，身上披着一件袍子，头发卷成一团揪在头顶，看着也就十岁左右，很瘦，也很清秀。

“嗯……家里的大人在吗？”苏络劝自己把现在的经历当成一个梦，既然身在梦中，那就不怕啥了，咋高兴咋来吧。

“啥？”那孩子回过神，“姐你睡糊涂了，咱娘得月底才回来呢。”

“那……那个……爹呢？”



那孩子的脸色突然凝重起来，朝前凑了两步：“姐，你到底咋了？”

苏络退了退，摸着下巴一琢磨，可能是爹死了，所以这么问他才很奇怪。

“没事，我就是问问。”苏络故作轻松地呵呵一笑，摸不准自己到底是该发神经继续梦游还是该回屋里继续睡觉。梦嘛，睡醒了就没了，问那么多做什么？

还是去睡觉！

苏络刚转过一半身子，就听那孩子兴奋地喊了一声：“姐，俺就说你哪儿怪呢，你咋说官话咧？真好听！”

“官话？”苏络停下身子，“哪儿的官？”

“北京啊！”男孩抓住苏络的手，“是不是和周大哥学的？”

苏络忽略掉那个什么周大哥，问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啥？”那孩子眨了眨眼，“咱们当然在宝来村啊。”

村？苏络的地理知识不足以让她知道祖国各大乡镇的分布情况：“离北京远吗？”

“嗯……”那孩子想了好半天，“应该不太远吧。姐，北京的事儿应该去问周大哥，我连开封府都没去过，最远只去过朱仙镇……”

“打住！”苏络半蹲下去，直视着那孩子的眼睛，“哪儿？开封？”

男孩应了一声：“姐，我咋觉得你今晚有点怪啊？”

开封？河南？怪？苏络还觉得这孩子怪呢！万分控制，还是没控制住自己问出下一个问题：“现在是什么年份？”

“年份？”孩子皱着眉头掰起手指，“我今年十三，加两年，应该是万历十五年。”

苏络看着那张极容易让人同情心泛滥的脸，很想说：“孩子，你看起来哪像十三啊？营养不良吧？”可挤了半天，只挤出两字：“年份？”

“万历十五年。”那孩子确定道。

苏络转身，拍拍脑袋，摇摇晃晃地朝自己出来的屋子走去，充耳不闻那孩子的唤声。她想睡觉，只想睡觉。

第二天黄昏，苏络是在噩梦的纠缠中醒来的。在梦中，她去了一个黑黑的小屋子，踢翻了马桶，出现了一个很“希望工程”的孩子，告诉她现在是万历十五年。

幸运的是，她睡醒了；不幸的是，人醒了梦境还在继续。此时，那个小黑屋正被夕阳笼罩着，暖暖的色调显得格外宁静。

两天，苏络拒绝起床，直挺挺地倒在床上瞪着那根房梁，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回去”。那个管她叫“姐”的孩子以为她病了，大为紧张，几次捧着粥到她床前，没说上两句话就红了眼圈。

在基本认清现状后，苏络开始后悔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家里的金钱资源，为什么没在



穿越前大肆挥霍一番，非得死撑面子，装酷地扔下一句“自食其力”。其实，她每天仍然吃家里的，喝家里的；她拿着微薄的薪资却仍然名牌裹身；她某些方面的自信全部来自于身后那个人的强大，那个人……她跟那个人很像，只是她不愿承认，其实她离开了这个家，什么都不是。

这是上天对她的告诫吗？因为她不懂珍惜，所以让她一无所有。

她看着自己的双手，手上大大小小的薄茧，证明了这双手的勤劳。这不是她的手。同理可证，这副身体也不是原来的。自己的身体还留在家里吧？这孩子的姐姐……此时应该正在她的身体里，享受着雪白的天花板和水晶吊灯吧？

长长地叹了口气，苏络坐起来，等那孩子又一次端着粥进屋，开口道：“你姐……我是个孝顺的人吗？”

那孩子放下粥，坐到床边无比认真地点头：“村子里再没有比姐更孝顺的人了。”

孝顺就好。苏络笑了，眼角有一点湿。她给自己找了个可以接受的答案：她来到这里，只是两个不同时空的人交换了灵魂，孝顺女儿去了自己的身体里，代替自己孝顺地活下去，没有假装叛逆没有故意赌气，也不会再让那个人伤心难过，这样很好。

至于她自己……万历十五年，她来之前的床头柜上就摆着一本《万历十五年》。据说是一本畅销书，她买来附庸风雅，可看了几天，就只看了第一页的第一段。每次又都从第一行看起，导致那一行文字清晰地印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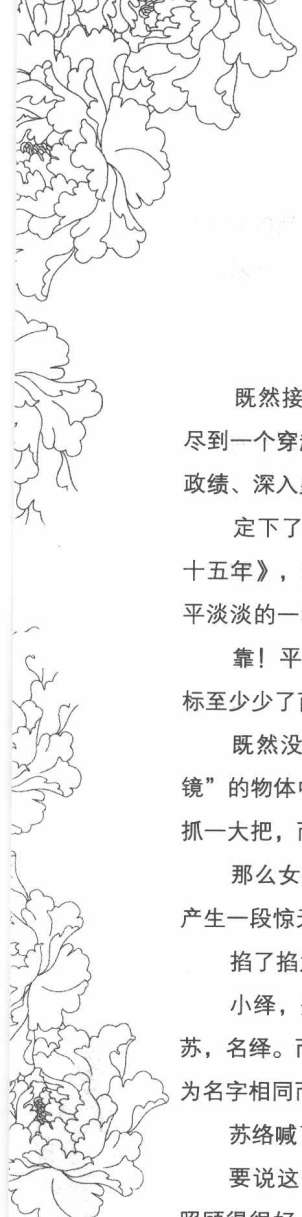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

罢了罢了，做人还是要痛快一点，事情已经发生了，不面对难道去死吗？

不过，穿越也不让她去个熟悉点的时代，公元1587……国窖1573，她还熟悉一点！

注1：据考证，明代的官话为吴语（江浙一带的方言），但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本小说将所谓的“官话”统一为现在的普通话。





第二章 家

既然接受了，废话就不多说了。认清了现实就要表表决心，既然咱来了这儿，就要尽到一个穿越者的本分。一些必需的功课都是要做的，比如收服名人做小弟、改变历史添政绩、深入皇城玩宫斗、玩转朝代自横行这一类的。

定下了初步目标，苏络在屋里闷了一整天。她努力回想着看过的那一小段《万历十五年》，除了第一句外，最深刻的是最后一句：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靠！平平淡淡的一年，这几个字给苏络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玩转朝代的奋斗目标至少少了百分之五十的可行性。

既然没有横行天下的契机，那就走后宫这条路？这个念头在苏络从一块号称“铜镜”的物体中勉强看清自己不古典也不美艳的脸蛋后彻底打消了。就她这长相，人群里一抓一大把，而且看起来也不是十四五岁祖国太阳的模样，已经没有什么后宫竞争力了。

那么女扮男装逛青楼，捡个最帅的王爷撞撞，唱唱流行歌曲，念念新体散文，从而产生一段惊天动地的跨世之恋？苏络想想都觉得恶心。

掐了掐太阳穴，苏络伸了一个懒腰，扭头喊道：“小绎，我饿了。”

小绎，是这个院子中另一个人形生物的名字，也就是管她叫“姐”的那个男孩，姓苏，名绎。而她，还叫苏络。穿越不是没有缘由的，最起码，两个相隔四百多年的人，因为名字相同而互换了灵魂，虽然这个解释很傻。

苏络喊了一嗓子后，门外很快传来应答声，然后是“噔噔”的脚步声。

要说这个弟弟还真不错，最起码在日常生活方面不需要人照顾，相反还能将别人照顾得很好。想到这儿，苏络就觉得惭愧，自己十三岁的时候在干吗呢？成天跟一群孩子疯玩。

当然苏绎的优点远不止于此。他除了会照顾人，还很朴实，对于苏络的问题是有问必答，虽然也提出过疑问，但都被苏络一句“少废话”应付过去了。

通过与苏绎的友好会谈，苏络初步掌握了自己所在家庭的若干情况：

- 一、她们姐弟两个，跟老妈住在一起；
- 二、她们有老爹，并且仍然健在，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不和她们住在一起；
- 三、老妈就职于宝来村上一级行政区朱仙镇上的李富户家，为后勤部职员；
- 四、她们的老爹并非李富户；

五、她们家很穷。

问来问去，苏绎始终说不清他们的老爹究竟是谁，只说也住在朱仙镇上。这么多年，只来见过苏绎两次，听说穿戴得不错，但却并未给这个家带来什么改善。

这个家很苦，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如果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没有哪个母亲愿意扔下自己的孩子外出打工。每个月挣的那一百个铜钱全部交回家里，据说交到了苏络手上。这让苏络有点心虚，她曾翻遍了那间小黑屋，也没找到什么铜钱。

苏绎呢，就更值得称赞了。苏络想不通为什么一个男孩子会得不到他父亲的资助，这个年代男孩子是值钱的，不是吗？但显然苏绎并没有得到他应得的。他只有一个小摊子，几块木版一把刻刀。平日里，他靠刻一些讨巧的花样木版卖给版画加工商挣钱，贴补家用。忘了说，朱仙镇是全国闻名的木版画基地，在刻好图样的木版上刷好颜料，印一些年画门神什么的，相当受欢迎。这受欢迎是指没有木版画的地方。在朱仙镇乃至周边地区，几乎家家都会这手艺，隔三五步就有一个木版画作坊，卖给谁去？所以像他们这样没什么门路规模又小的人家，只能靠给大户送一些花式版样赚钱。

说起来最没用的就是苏络了，说她没用不是指她不刻苦努力赚钱，相反，她太努力了，洗衣做饭缝衣绣花，样样拿得起，整天闷着头干，就是有点死心眼儿。前几年有人来说亲，她又是担心弟弟没人照顾又是担心老娘身体不好，所以回绝了说亲的人，一心等弟弟长大。也不想想自己嫁人后努力掌控婆家的经济大权不比啥都强吗？这大概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苏络是个简单的人，自然也只做简单的事。如今，这副身体满二十岁，虽然还是花样的年纪，但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已经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

“姐，吃饭。”苏绎倚在门口，笑嘻嘻的，朴实中透露着一小点得意。

“笑什么？”苏络走到厨房，对着毫无悬念的红薯小米粥小小地哀叹了一声。从她来的那天开始，就一直吃这玩意儿。这个家很穷，她感觉得到，也在努力地忽略外在条件的艰苦，但是也不用顿顿都吃这个吧？吃得胃里直泛酸水，下次建议苏绎在成本不变的前提下，换回土豆啥的吃吃。

“没啥。”苏绎的笑容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笑了一阵，又忍不住说，“姐，你有机会了。”

“什么机会？”苏络三下五除二地喝光了碗里的粥，顺手拿袖子一抹嘴。

“今天早上周大哥过来，我把你给他绣的东西拿给他了。”

“呃？”苏络抓了抓下巴，“周大哥？哦，既然是给他绣的，当然要给他送过去。”

说得挺堂皇，其实苏络压根不知道“周大哥”是谁，还没来得及打听呢。

苏绎听她说得坦荡，倒有点心虚了：“我是说周大哥打算送给谢小姐的那些绣品！”抬头瞄见苏络还是不着四六的模样，苏绎急道：“哎呀，就是……就是你前些天弄



脏了丢在门后边的那些。”

苏络看着眼前貌似忠厚的苏绎，心中暗念果真是人不可貌相。所谓丢在门后的“绣品”，应该指的是那天夜里她踢翻马桶后用来擦脚的东西，这小子居然拿去给人家当礼物。

“姐，怎么样，我干得不错吧？”苏绎笑得小脸通红，很有点邀功的意思。

苏络一掌拍到他脑门上，打断他的得意：“周大哥跟谢小姐是什么关系？”她问得毫不避讳，因为苏络从来不怀疑她问这些事的目的是。

话问出口，苏络就从苏绎的眼中瞧出了“同情”二字。苏绎“唉”了一声：“姐，那天晚上我就觉得你不对劲，那绣品是周大哥托你绣的，平日里你那么喜欢周大哥，怎么会把给他的绣品乱丢？后来，我偷偷问了王大婶，才知道周大哥要去向谢小姐提亲，别的东西都置办齐了，就等着你的绣品呢，我才明白姐这几天为什么这么失常。”

“我，我喜欢周……”苏络指着自己，问得干巴巴的。难怪那天晚上苏绎的眼神不对劲呢，看着那堆布料一直发呆，这两天又对自己百般照顾有问必答，敢情是以为自己感情受挫精神失常了？

“姐，你放心，东西我包得好好的，周大哥不会拆开看的，谢小姐收到那么脏的提亲礼物，这事肯定就吹了，然后你就有机会了。”苏绎越说越开心。

真是为个姐姐着想的好弟弟啊！苏络几乎要感动了，感动之余又想掐住那纤细的小脖子。那东西是“自己”绣的，出了问题不是明摆着跟她有关吗？破坏有这么搞的吗？把自己搭进去了。

如果她收到一份带着某种异味的求婚礼物的话，绝对会将对方轰杀成渣！

如果……她是说如果，如果那个周某因为这个求亲不成，那么她算主犯吗？还是算误伤？

第三章 路遇不平

“你个倒霉孩子……”苏络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快带我去找周老大，把那东西拦下来！”苏络一着急，把人换了个称谓。她不能容忍这么傻的事发生在自己头上，更不想等着周某人把那块带着异味的绣品扔到自己脸上。

苏绎登时被苏络身上散发的王八之气镇住了，不过还是及时指出了苏络的错误：“是周大哥。”

“管他是周大哥还是周杰伦，快带我去找他，现在！”

“周大哥叫周崇文，不叫周杰伦……”苏绎的声音越说越小。

“少废话！”苏络拖着苏绎出了门，外面的世界很简单，整个村子都在一条路上，一眼就看完了，“朝哪儿走？”

苏绎完全被苏络的气场征服了，抑或说是对一个精神失常患者的深切同情，总之他很惶恐又很无奈地在前面带路。

这村子很小，走了没两步路，苏绎就停下来，指着一扇比苏络家强不了多少的破木门说：“不在家，门上着锁呢。”

苏络的头顿时大了两圈，这么看来，周某人很有可能是拿齐了东西去提亲了。为了使自己的脸和异味绣品的接触几率降到最低，苏络决定去那个谢小姐家看看，如果来得及拦下，那是最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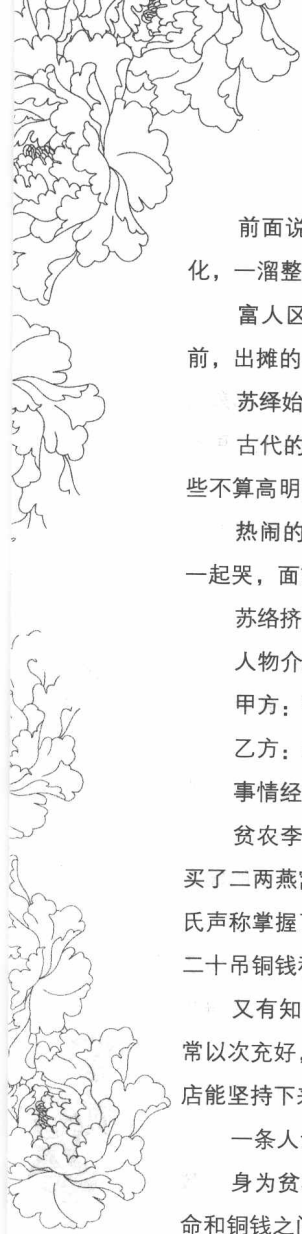
于是，正义的苏绎同志就在苏络小鬼子的逼迫下踏上了去谢家的路，心里很委屈，神情很悲壮。

通过苏绎壮士的口供得知，谢小姐家算得上是村里的富户，她老爹是村上唯一的教书先生，赚学费和家长的红包。

当然，说是富户，仅仅是针对这个小村子而言。在这里，年收入十两银子，已经是了不得的了。

听到这个数字，苏络很想嗤之以鼻。看惯了电视剧中动辄上百万两出现的桥段，十两的确是一个可以让人忽略的数字，还年收入。但是，据说她的便宜老妈给人家忙里忙外洗衣做饭一个月才给一百个铜钱。一百个铜钱是什么概念？是十分之一两，也就是说，她妈一年赚一千两百个铜钱，也合一两二钱银子。

苏络对一两二钱没有概念，但是相对而言，谢家的确算是个富户了，所以人家的女儿能叫“小姐”。



前面说过，这村子很小。跟着苏绎没走多远，苏络就觉得周围的环境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溜整齐的青瓦房，都是石头和着草盖起来的。大概这边就是宝来村的富人区了。

富人区有一个小规模集市。现在是初春，还有些凉意，所以出摊的人不多。眼前，出摊的也不在摊位上，都集中到了某一处围成一圈，像是有热闹可看。

苏绎始终不愿苏络及时找到周大哥，所以就放慢了脚步，最后干脆拉着她去看热闹。

古代热闹跟现代的差不多，都是大家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议论一番，给事主出一些不算高明的主意，明明很八卦还要做出一副“我是为你好”的凛然样子。

热闹的核心人物是一对母子，母亲二十出头，儿子四五岁的样子，都戴着孝，搂在一起哭，面前摆着两筐铜钱，铜钱这边，是三个男人。

苏络挤在人群里听了一会儿，配合着知情人士的八卦宣传，对事情有了大致的了解。

人物介绍——

甲方：李氏和她儿子

乙方：朱仙镇祥记干货铺掌柜和两个伙计

事情经过——

贫农李氏于某日去朱仙镇串亲戚，途经祥记干货铺，也想体验一回贵族感受，因而买了二两燕窝，并在回家后给其夫服下，其夫倒霉地于当天夜里离奇身亡。其后两天，李氏声称掌握了祥记出售毒燕窝的若干证据，打算告上北京城，祥记理亏心虚，打算意图用二十吊铜钱私了此事，双方正在洽谈中。

又有知情人透露，祥记干货铺与朱仙镇上层领导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平日里经常以次充好，无一例外地把第一次上门的顾客视为冤大头。所谓奸商，大抵如此。这样的店能坚持下来，除了后台硬，苏络想不出别的解释了。

一条人命，二十吊铜钱，两万个大子儿，是村上富户谢小姐家年收入的两倍。

身为贫农的李寡妇可能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铜钱，看得出她在挣扎，在丈夫的性命和铜钱之间挣扎。她不说话，只是哭，或许祥记此时加些价码，李寡妇就能欣然接受。然而，祥记显然并不想这么做，仰着头抖着脚，一副“给你是便宜你，你不要我们就在衙门里耗到底”的架势。

这是一场耐力的较量，伴随着李寡妇时高时低的哭泣，最先撑不住的是苏络，她打了个哈欠，扯着苏绎打算退场。

苏绎不情不愿地退出来，忽然眼睛一亮又拉着苏络挤回去，指着李寡妇的身后小声说道：“不用去谢家了，看，谢小姐。”

苏络看过去，果然是个小姐模样，虽然没穿什么绫罗绸缎，却不妨碍她那张极具古典美的脸庞吸引着大家的注意。

美人，应该是温柔如水的，可谢小姐现在的神情有些严肃。

“李大嫂。”美人开口了，声音如期待的那般悦耳。

李寡妇似乎松了口气，暂停了她“咿咿”的发声运动，泪眼婆娑地看着谢小姐。

谢小姐说道：“海青天现任南京右佥都御史，有他老人家在，一定会给李大哥讨回公道的。”

李寡妇的脸上闪过一瞬间的茫然，苏络的脑子里却跳了一下。对了，是这件事。忘了是电视还是网络留给她的印象，她觉得万历十五年似乎也发生了让人记住的事情，现在终于想起来了。

祥记掌柜听到“海青天”三个字，当即改变了态度，痛心疾首地指责起进货给他的家伙，仰天狂呼自己亦是受害者。他说这些的时候，李寡妇的目光一直没离开那两筐铜钱。

苏络留意到这一点，所以她觉得谢小姐的建议可能是错的。虽然对于一个村姑来说，知道用邪恶克星海瑞海青天来压制黑心商贩的嚣张气焰是一件很难得的事，但是受害者家属的内心状态也是值得挖掘一下的。

优柔寡断，摇摆不定，又想拿钱又想告人。

虽然这种态度不可取，但苏络承认，一个没了丈夫的女人，带着孩子，就算告到祥记掌柜以命相抵又能如何？失去的人不会回来，而未来的日子却要继续下去。

精神损失费，不知道这时候有没有这个赔款项目，就算有，也要告赢了，海青天监督着祥记赔了款才行，可又不知道海青天有没有这个工夫。

其实想要两全其美，倒也简单，就是有点自找麻烦。

“再加点钱，我们可以考虑。”苏络上前开口，看来她还算是个好人。

第四章 出口相助

显然苏络的话更合李寡妇的心意，不过同时也加深了她对自己丈夫的愧疚感，顿时号啕大哭起来。

谢小姐皱起眉头：“苏姑娘，我们谈论的是一条人命！”

苏络这才听清谢小姐说的居然也是官话：“可是那个人已经死了。”她转过头去看着祥记的掌柜：“人死不能复生，活人何苦为难活人，对不对？”

祥记掌柜连忙点头，又在自己资金周转和生活困难方面找了一下原因，同意将赔偿款提高到二十五吊钱，也就是二十五两银子。

他把苏络拉过去，低声说：“朱仙镇和开封府我都有人，如果不是不想麻烦列位大人，我是不怕上衙门的，况且她掌握了什么证据？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她的东西是从我那儿买的！我肯赔她，已经是受了委屈啦。”

苏络点点头，回头看看谢小姐和李寡妇，一挑眉毛：“看看人家说得多好。”

谢小姐朱唇一抿，已然是有些动气。苏络笑了笑，朝祥记掌柜说道：“二十五吊还是太少，不说别的，如果她丈夫活着的话，赚的可不止这个数。还有，人家丧夫心中悲痛，势必不能好好照顾孩子，孩子没有父母关爱，成为问题少年的几率大大增加。另外，李大嫂这么年轻，失去丈夫的痛苦是无以言表的，还有失去儿子的父母、失去女婿的亲家等等等等，给二十五吊怎么也说不过去，我都没法去劝。”

一番话把在场的人说得都一愣，祥记掌柜考虑了半天，大概是在考虑李寡妇告到南京去的可能性，最后大手一拍：“三十吊，再多我宁可去打官司。”

苏络瞄了一眼李寡妇，李寡妇对这凭空多出的十吊钱显然很满意。谢小姐不满意，已经开始愤怒了；苏络也不满意，太少了。

“真没诚意，我跟着掺和什么呀，李大嫂，准备启程去南京吧。”苏络挖挖耳朵，转身欲走。

李寡妇有些懵了，竟然忘了哭。谢小姐终于不顾形象地哼了一声：“像这等奸商，本就应该从重惩治，平白与他说什么……说那么多做什么！”

祥记肯定是怕李寡妇真的告到海瑞那里去，坏蛋都怕海青天，他也不例外。

“我的买卖开得也不大，”祥记掌柜耷拉着头，不复刚才牛气冲天的样子，“你说个价，咱们商量商量。”

这话是对苏络说的，又惹来谢小姐的暗地白眼。

“一千两。”苏络报出个价，因为不了解一千两到底是什么概念，所以先试探了一下。

围观群众发出一阵类似于惊讶的声音，李寡妇脸都白了，偷偷掐着手指头算那是多少个铜钱，祥记掌柜一甩手：“去吧去吧，去南京吧，路费我出。”

一看这架势，苏络知道自己把价钱定高了。

“急什么呀？”苏络从来最不怕的就是抬杠，“再急我真去，大家都听见了，你说你出路费的。”

祥记掌柜气哄哄地转身，像是受了很大委屈。李寡妇很紧张地盯着苏络，生怕她把这事给弄砸了。

苏络衡量了一下，伸出三根手指：“三百两。”

祥记掌柜也伸出三根手指：“三十吊。”

苏络走过去，压下他一根手指：“二百两，一下抹一百，够意思了吧？”

“三，三十一……三十二吊！”祥记掌柜又伸出三根手指。

“一百两！不能少了。”苏络回头看了看李寡妇，李寡妇紧张得直哆嗦。

看得出，祥记是真的想用钱来摆平这件事，毕竟这事闹到衙门里去对他的生意无利，虽然是卖假货的，也得顾全个名声。于是他一咬牙一跺脚：“五十吊，再加你弄死我吧。”

看着祥记掌柜几乎咬崩的一口黄牙，李寡妇眼中亮起了光芒，谢小姐眼中则满是愤怒，苏络回头瞄了一眼：“八十两，一口价！”

“你……”祥记有点急了。

苏络为难地呼出口气：“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女人要是疯起来，什么都干得出来。狗急了跳墙，寡妇急了上炕，天天闹腾死你。”

祥记的嘴唇抖了一阵：“好！”

苏络朝他做了个“请”的动作：“去取钱吧，我们在这儿等你。”

祥记对两个伙计交代一下，伙计转身走了。

谢小姐气愤了一阵，突然平静下来。大概是看到了李寡妇惊喜交加的神情，她眼底流出了一丝不屑，转身便要离去。

苏络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谢小姐，别急着走。”

谢小姐的眉头皱得更紧：“你们既已达成共识，我也没必要再留下，眼不见为净。”

苏络本想问她周某人的事，谁料她甩手就走，看来对自己没有好印象。苏络也不勉强，反正村子就这么大，谁家发生了什么事，用不了一顿饭的工夫就会传遍的。

“听说周大哥去谢小姐家求亲了？”苏络问人群中刚刚提供情报的那位。

“被拒绝了。”所有人异口同声地回答她，看来这已是全村皆知的秘密了。

苏络头疼了，硬着头皮问是因为什么。



“钱呗，谢先生要十吊钱为聘礼，周哥哪里有那么多。”

苏络松了一口气，朝谢小姐消失的方向努了努鼻子。人啊，不牵涉到自己的利益问题，总是可以大言不惭地扮正义使者的。

李寡妇抱着孩子还在哭，不知道是在哭她丈夫还是在哭别的，哭得苏络有些烦躁。人群在这时开始散去，大概是中场休息，等那两个伙计回来应该还能再聚起来。

苏绎走到苏络身边：“姐，你……咋……”说了半天，也没表达清楚意思，或许是这个朴实的孩子终于意识到姐姐的不同了，而这个不同并不是受了刺激导致的，而是根源上的。

苏络摸了摸他的头顶，笑道：“我是你的谁？”

“姐。”

“是啊，我是你姐。”说完，苏络便不再说话，只是看着李寡妇，看得她直发毛，一直到那两个伙计回来，苏络才移开了目光。

伙计带了一个小布包，包里是六铤雪白的银子，加上地上那两筐钱，正好八十两。接下来的程序很简单，只要李寡妇在祥记出具的免责声明上画个押，交易便正式结束。

李寡妇拿着声明犹豫了。苏络拿了印泥上前，没一会儿，声明上多了个红指印，和一个代表签名的圆圈。

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张，祥记掌柜终于放心了，又牛气起来，指着苏络和李寡妇的鼻子破口大骂。李寡妇又是号啕大哭，苏络却笑嘻嘻地拉住想要上前的苏绎。

祥记掌柜走了，留下了八十两银子。这对于一个贫农来说是个大数，不过周围看热闹的村民商贩却不约而同地笑了一下。

苏络明白他们的意思。这些钱，是用李寡妇后半生的幸福换来的。

李寡妇对苏络千恩万谢，拣出一铤银子不舍地递给苏络。苏络却只抽出李寡妇手中的声明，捻了捻手指上的红印子，笑道：“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按吗？”

李寡妇有点茫然。苏络把声明举至胸前，双手一扯，将声明撕了个粉碎：“去南京吧，找海青天，现在去应该还来得及。”

